

从纹样中感受历史之美

最近,一部国风动画《长安三万里》大火,电影展现的东方美学魅力吸引了不少观众打卡。制作团队通过动画的形式,表现繁华的长安、扬州温柔乡、塞北的辽阔地域,展现出大唐的雄浑气魄。

而当我们把目光投向全国的艺术展览时发现,“敦煌”备受瞩目。安徽省美术馆联合敦煌研究院,开办了“敦煌壁影——壁画与数字艺术展”,从美术语言的角度出发,结合原创首发的沉浸式数字影片,游丝坠天,绚彩积岩,纹采飞扬,谋局如意,万象汇现……整个展馆以点、线、面、布局各种维度,探寻敦煌艺术的前世今生。展览将展至2024年。

与此同时,“文明大观:丝绸之路上的敦煌”展览在中国丝绸博物馆展出。展览由国家文物局、浙江省人民政府主办,中国丝绸博物馆承办,敦煌研究院、敦煌博物馆、甘肃省博物馆、甘肃简牍博物馆、浙江省博物馆、萧山博物馆、临平博物馆、上虞博物馆、旅顺博物馆9家单位鼎力支持,多位专业学者联合策展。展览聚焦丝路明珠——敦煌,共展出文物170余件/组,一级文物多达30余件/组。从“古代敦煌的政治与经贸”、“古代敦煌的社会与生活”、“敦煌与浙江的千年之缘”、“敦煌洞窟与壁画艺术”四个部分,以丝路上的古敦煌为主线,重点展出画像砖、简牍、丝绸、石塔、经卷、陶俑等文物,从政治军事、经

济贸易、世俗生活、精神信仰等角度展现古敦煌在丝绸之路上的璀璨过往,并创新设置了敦煌与浙江版块,展示了两地的文化交融、守望互助,让观众全方位地认知古敦煌深厚的历史底蕴、博大的襟怀、多元的文化底色。

为什么我们把这几件看似不太相关的事情放在一起说?其实,这中间有着一条相似的线:文明的交融与传承。

处在一个大融合时期的唐朝,中外文化与南北文化相互交流与融合,使得社会环境兼收并蓄,具有开放性、包容性和创造性等特点,促进了唐朝文化的创新和发展,也使得唐朝文化走向了繁荣。

丝绸之路的开辟,沟通了东西文化的交流以及贸易的发展。敦煌,作为丝绸之路上的明珠,见证了古丝绸之路上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交流互鉴、融合创新,实证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特性:连续性、创新性、统一性、包容性与和平性。

因此唐代的图案艺术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辉煌时期,因其水平之高,与同时代的唐诗、书法绘画具有同等的历史地位。

作为先人智慧与审美的结晶,也是文化与传承的密码之一,本期,我们管中窥豹,从小小的纹样中,探寻传承千年的东方浪漫。



唐

旅

唐代流行什么样的纹样,我们从电影中寻找

■本报综合整理

《长安三万里》整部动画的艺术风格都在致力于还原大唐风貌。制作团队表示:“我们是把长安城的一个规模给复原下来了,会参考古画里头的市井景象,增加了很多小摊位的设计,尽可能丰富城市的热闹性。”

从官方发布的幕后制作花絮可知,《长安三万里》的人物设计,参考了唐俑的造型比例和特点。不仅如此,电影中的服饰美学也分外考究。

纹样,简单来说就是花纹图案,古人用自然景物作为灵感来源,通过写实、写意、变形等表现手法,形成了中国传统服饰、器具、建筑上精雕细琢的美丽。

中国传统纹样自古以来传承有序,自新石器时期起延至今日,不论是玉器、漆器、服饰还是建筑,都铭刻着传统纹样的特色瑰美。

连珠纹

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壁画上,就出现了连珠纹,到了隋唐,连珠纹已是一个代表性纹路,成为了各种器物上的主题纹样。

连珠纹又称“联珠纹”、“连珠”、“圈带纹”、“花蕊纹”,是中国传统纹样中的一种几何装饰纹样。连珠纹由一串彼此相连的圆圈或椭圆组成,呈一字形、圆弧形或S形排列,有的“珠”为实心圆,有的为空心圆,还有的是同心圆。连珠纹最早出现在夏商周的青铜器上。夏朝已经有了带实心连珠纹的爵,纹饰呈单行或双行排列,周围用弦纹分开。商朝的连珠纹由空心小圆圈构成。商朝中后期出现了同心圆连珠纹,当时的连珠纹常作为主纹的分栏线或边饰。连珠纹在周朝运用得较少。连珠纹真正在中国开始流行是在三国两晋时期,当时的连珠纹多做辅纹,装饰在网格带纹的上下两侧。5-7世纪的时候,从古波斯萨珊王朝又传入一种连珠纹,也叫连珠圈纹,两者融合后,连珠纹开始运用到各种器物的装饰上。隋唐时期,青瓷、白瓷以及织锦是连珠纹最流行的装饰领域。

宋元以后,连珠纹得到进一步发展,出现了大圆圈里画小圆珠的纹饰,甚至一个大圆圈套三至五个小圆珠的纹样。连珠纹应该说是应用最广泛的几何纹样之一,从服饰、织物到家具、建筑随处可见。



衣服上的团窠纹

团窠纹

团窠纹又称团花纹,是一种纹样骨架形式。窠,意为鸟兽昆虫的窝。因而,团窠纹就是纹样元素聚拢起来形成看似窠巢的纹样。团窠纹指将花卉、鸟兽、器物、人物等元素组合起来,形成轮廓为圆形或近似圆形的形状,在四个团窠的空隙中又缀饰其他辅纹。团窠纹常以均齐式四方连续构图形式出现。团窠纹不仅整体效果鲜明,局部细节也很丰富,极具美感。

宝相花纹

宝相花纹是文化融合的产物,在中国传统吉祥纹样图案中承载了丰富多彩的文化底蕴。

宝相的说法源于佛教,所谓宝相是佛教信徒对佛象的敬称,宝相花则是纯洁、端庄、美观的理想花形。魏晋、隋唐时期古丝绸之路的发展,大量观赏植物纹样图案伴随着佛教等宗教装饰艺术的影响下,开始引入我国,当地纹样图案与外来观赏植物纹样图案的融合,演变成更多的有着中国特色的观赏植物装饰纹样,宝相花纹样图案就在这类多元文化融合发展的时代背景下生成了。

宝相花纹样图案生成并兴盛于唐朝,唐朝宝相花纹

样图案瓣形细节组合变化丰富多彩,用处广泛,特别是在敦煌莫高窟纹样图案中,不仅有用在佛教艺术领域,还被装饰在非佛教领域的织锦、金银器、铜镜及瓷器上。

狩猎纹

作为中国传统纹饰的一种,狩猎纹有着悠久的历史。早期的狩猎纹源于先民的狩猎活动,图案大多符号化,如同剪影般承载着装饰性的作用。东周时期青铜器上开始出现狩猎纹,此后战国、两汉、魏晋时期狩猎纹逐渐出现在砖画、壁画中。隋唐时期,狩猎纹再度演化,融入了西域少数民族文化特色,如狮子、鹰隼等具有浓厚的域外文化特色的图案融入其中。

受到萨珊波斯文化影响,中国西北等地发现了大量的唐代联珠团窠动物纹织锦。它们带有明显的异域风格,包括了鹿、马、羊以及禽鸟等等。

早期的联珠团窠中只有一个动物,体型大,雄健威猛,造型古拙,但之后更多的是成双成对出现,造型上也更加生动可爱。

翼马作为北朝晚期至隋唐时期典型的织物纹样,不仅反映了此时期社会的审美趣味与思想情趣,更是丝绸之路畅通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典型例证。